明季北略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閏正月命巡城御史賚粥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真定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九月命有司祭難民瘞暴骸冬十月出帑金萬

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巳卯庚辰之際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灾蠲賑屢下而有司執法侵牟如故眞可恨也

策貢士

三月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閏正月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至是儼拔第一

新進士召對上拔趙玉森等五人爲翰林周正儒五人爲科臣吳邦直五人爲御史俱批應對詳明又拔呂陽等十三人爲吏兵二部主事俱批應對稍明賜下第舉人無錫華廷獻江陰徐亮工等爲進士時稱

欽賜進士

太祖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永樂二年甲申科擇會元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書易流等十人俱改庶吉士次年正月復命解縉選庶吉士楊相武進賢

等二十八人于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舊制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自萬曆十一年癸未李廷機榜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爲額故數科來翰林官至百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崇禎甲戌丁丑兩科始不選庶吉士以郎推有異政者擢入翰林亦制之一變也至庚辰新科進士召對上問君有難當云何錫人趙玉森對曰萬歲臣殉死上頷之因問四事玉森對且泣遂拔入翰林時稱欽賜翰林

旗杆半黃半朱家檗之或云故例每科翰林選十八人惟兩京及浙各選二人餘每省一人每科部科道每省一人凡有大政必合十三省人酌議故借知天下得失此制之善也及崇禎辛未以後始不考選惟取知推爲翰林科道矣迨癸未科復考庶吉士後乙酉隆武立復改庶吉士爲庶常士云

四月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

命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材

明制最重進士可仕至六部進士中翰林爲最一入翰林則不屈膝雖拱揖長昔不甚折所以養相體也舉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進士輕舉人頗甲雖同處不甚欽接至歲貢陞官又無論矣若武職則微甚雖大至總戎自文臣視之抑末也思廟命科貢兼取可謂一洗舊習然二百六十二人俱補部寺司屬得毋更矯太甚乎

尚道罰廷杖

庚戌四月黄道周以前召對特旨補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撫解學龍薦舉之疏例下部閣有簽貼其旁激上怒者上遂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狥私遺禍騎扭逮道周先還閩聞信馳詣南昌諸士紳慰問不答贈醵金爲贈不納視者皆哭至京與學龍各杖八十下刑部獄黄景昉趨視之道周創雖重神氣不損獨以辱體辱親爲可恥越數日戸部主事葉廷秀救疏上杖一百削籍爲民廷秀濮州人講程朱之學與道周初未嘗相識蹤上自分必死旅尉至即與偕行將拜

杖言矣自君覽杖者亦爲心折道周久繫醫治稍痊而太學生余仲吉又上疏曰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激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貴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之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司施邦曜上怒下獄亦杖一百餘

戊復詔道同學龍對北司簿仍郎家建廷秀廷說曰葉問孰爲閩黃公者道周學龍皆恨相見晚北司鍛逼供黨與煅煉極酷無所得謬指數員塞責有崑山諸生朱永明者持百錢將遺仲吉亦在繫中並送部擬罪

按族尉至南昌閣鄰憶憫姚知府爲送公禮五百金又私禮三百金服長衣從先一百金又錦衣酒席折程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長隨六十二二十餘金時夏氏慎三胡公爲司李六月十

六送三十金蔣巡道周爲沈延嘉之房師沈又爲舅氏之房師也姜日廣送六兩楊廷麟送二十兩餘如臬司吳守道繙高安令蔡豐城令郝等俱有助金約千兩有顏生彭士望持走京師爲黃解部中用部內不取彭遂還絲毫無染送黃夫人夫人以大義辭之送解家解不受纔送舅氏舅氏以爲公費貢無所私焉此一役也可謂江右之高義亦可謂千古之高義也已

徐石麒對三事

五月召廷臣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薛國觀免

庚辰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于丁丑八月得入閣上頗向用之至是擬諭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騷賄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至于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

喜擅再論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尚書傅永淳
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
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李振聲請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
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井田之制善矣然不可行于後世也限田之議猶
有井田遺意亦終不能行者以利于貧賤而不便
于富貴耳

禁菸

菸草本邊塞軍中所用一可療濕二可辟寒庚辰北郡嚴諭禁之而營軍即于諭下陳市其無忌如此是歲無錫令龐昌允亦禁菸有人種少許治之用崩獲免時天旱俗謂龍畏菸避去故呼為回龍草

李自成敗而復振

庚辰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所聚散殆盡其部下俱降自成窘欲縊秦兵屯之于北左兵扼之于南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

晉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時河南大飢飢民所在爲盜自成自鄖均走伊雒飢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一月陞陝撫丁啟睿總督陝西山西河南軍務十二月自成攻永寧陷之殺萬安王朱鑑連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李巖爲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甚

先是戊寅張獻忠羅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入蜀己卯自成自川

潛渡入豫取洛陽

一云戊寅自成寇襄敗于左師奔穀城獻忠資以甲冑走均。均賊王光恩降督撫與之俱自成不應去之鄖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

上云已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爲是但一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甲冑則又疑謀殺爲確盡張李是兩不相下人

楊嗣昌駐襄陽

庚辰閏正月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二月十三日甲子給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騮馬一裹騮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調兵會勦以陜西興安二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撫各鎮內監還京

羅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日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五月汝

才與過天星等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
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
萬元吉與之合

按天啓元年敵攻瀋陽諸將吳文傑周敦吉等救
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邦屏戰
死三月四川藺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府已而
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
玉勤王時敵厚遣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鏹
繼兵圍重慶夫瀋陽戰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良

玉不過一女子耳嘗閱其處今擬夔州某處為保
愈下者哉。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六月。左良玉逆降將劉國能襲獻忠于太平縣之瑪瑙
山中。獻食盡。分兵四出抄掠。不得糧。歸者盡殺之。宋
賊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
閉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擒其營中。擒其妻
妾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獻忠奔廝越嶺逃

貞玉前射獻忠眉心此又擒其妻孥等可謂一快事猶是徐潘為獻之腹心既獲即宜誅之以絕禍本乃猶送獄以緩須臾致賊得生奸計竊所不解豈畏獻乎抑欲招獻乎苟畏獻則徐潘為獻之謀主斬之獻無主矣若欲招獻亦姑留妻孥足矣且獻當日破郡陷邑殺人如草雖親王不免凡有心者恨不食肉寢皮顧當事猶惜其妻孥縱其黨羽謂之何哉

圖獻史畧載二月事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五月江北賊陷羅田羅田縣屬黃州府六月副將軍賀人龍等合秦蜀諸軍擊賊大破之七月賊小秦王等相率降于楊嗣昌獻忠汝才謀渡川西走諸將會陌擊之營于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嗣昌以左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而人龍所將陜兵驍勇善戰而多撫降丁屢破賊有功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于嗣昌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聞瑪瑙山之捷復奏

留良玉佩將印如故。別加人龍職銜。須後命。人龍怏怏。良玉知之意亦恨。會獻忠遁伏山中。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憾人龍。復以歸印觖望。遂逡巡不復深入。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癸亥人龍兵譟而西歸。己巳官兵敗績。

九月。羅汝才過夔。是之入川也。凡九股。是時嗣昌已降其八。遂飛章以聞。叙賚文武將吏有差。十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二十五日壬戌。又陷劍州。川兵追之敗績。執四將以去。劍州屬四川保甯府。

吳卿論兵弊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瞌睡不醒。脅將勇敢。而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虜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運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張獻忠圍桐城

陳石舫樅陽文士。樅陽鎮距桐城百三十里。庚辰獻忠駐廬州六安諸處。去桐城三百餘里。時樅楊猶寂

然無恙忽有人謂石舫曰君能飲吾當告以機事石舫勸之其人曰近得客報獻忠不日且至君應速走石舫猶疑信參半不意談笑間賊騎已充斥于前矣一蠻夜行三百里九月七日立營于黃山谷讀書臺臺在山巔可以眺遠焚掠三日凡殺八千餘人壯勇者驅之攻城時獻忠大隊距桐城五里結營困之使[illegible]俾分掠鄉民充軍攻城其擄掠之法以精銳十人執戈前率使所擄之民隨行又以武士十人押後復令驍兵十人左右分列執刀催督有前者已過後戮

不續卽殺之衆憎疾行聽至近城解入老營雖千百
人不過三十騎看遞獻坐營中每人審問如答房詳
明卽西下文人多不殺賊有四大營獻居中老營外
駐三營猶如鼎足環護老營三營者一名前營二名
中營三名後營獻忠戴尖毡帽服識錦胡桃花衣軟
靴布毡于地而坐眉間有箭瘡爲患時出膿水二美
人侍側以白綾方數寸進而拭之旣拭擲棄棧于地
頃之眉心復濕仍拭如前無一日間能瘥卽戊寅歲
左良玉所射者也至是已三年猶時時若裂左右曉

將二十人佩刀隨護碗酒大內肅地傳飲時九月初
十為獻忠生日各營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觴上壽
優人侑觴凡作三闋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
演韓世忠勤王第三演尉遲恭三奪搠兩觀三奔既
畢入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歡飲移時諸將辭
出獻忠戒之曰桐城百姓怨恨我輩晚間須慎勿縱
飲誤大事敬軒再三諸將曰敢不如命一揖而退獻
忠自宿老營中心選美人艷色者二人侍寢夜嘗不
脫衣甲微行携刀巡視雖左右僕御亦不知所在甚

保密如此所宿之外第一層以所掠文士旋繞居之呼爲相公第二層令女子居之呼爲美人第三層使醫士居之呼爲大夫第四層書吏等居之第五層勇士固守營門凡心腹悉繞帳下有入其老營者不得遽出若見文士則詢其策畧或當意者即授之職賜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無所能而欲還鄉者輒殺之所掠士子如爲本邑人者則與之飲食命婦人承事似見寵待及夜則虜其道途悉戮之離鄉三百里始縱而不縛所掠童子教以騎射殺人日間所遺夜則

點名問今日殺人幾塊豬云幾個也童子殺掠過多獻忠則喜而賞之若無所殺掠即笞二十棍由是所至刼殺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爲八賊而不稱八大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即殺之恐有金而逃耳故貧民室廬既墟無以度日皆從之奔掠用是所至盜衆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如十騎兵即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殺騎兵即以所乘馬賞之故騎卒多精銳時邑令張拱極固守桐城獻忠攻之彌月不破城爲邑衆所築外磚內

石堅甚攻者止能抉去磚而已不克穿其石也獻忠掠鄉鄰居民擔土擔石高築長堤環攻之城內用礮擊殺焉賊將屍和土填入復以利械授民驅之前攻城外土墩幾與北門齊賊將踰城入城中大懼復發大礮擊殺之邑之鄉人甚苦而真賊實未傷一人賊總戎黃得功方鎮廬州撫極遣人間道乞援得功率眾星擊獻忠聞之解圍去得功追之不及至今百姓尸祝之凡獻忠他道屬追兵雖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利其所有亦不暇追是以大爲民患賊將去所奉獎

人悉手及之及柢他邑所掠美人亦復如前盡挈之不能去之可惜故其慘毒如此亦美人之厄運也嘗獻忠犯桐城陳石舫亦在掠中有湖廣人張義者昔年同舍生之僕也至是爲賊將忽遇石舫問曰相公識我乎石舫茫然答曰忘之矣張曰予卽曩時在相公家趨事者毋恐今當相救已而獻忠點名審閱聞上連呼歸順班聲如雷有文且才者卽置中選至石舫張義欲脫之乃白獻忠曰此人無所長且不能徒步所獲牲日反與之用不如釋去獻忠曰吾昔日在

廬州用一人即破一城豈有友人無用之理顧謂石舫曰汝欲歸耶吾即送汝歸耳石舫信之俯伏謝既而引至一所百姓甚衆盡殺之遍及石舫張義樂手一挂行刑者一刀而去石舫血濺衣體頹然而仆然不覺痛亦異也時屍横道左供馬蹴踐而張義適至見而問曰相公能嗽一聲乎石舫嗽之有聲義喜曰可救也候倘來[illegible]令四人舁之私室且囑曰慎勿用膏藥等物止以舊毛帽邊燒灰傳之晚間用茶洗去膿穢久當自愈乃去石舫如其言療之三月始愈東

熙四年乙巳季夏二十九日予在樅陽見石舫頂上刀痕璘紋詢之石舫從逆計逃前事如此且云是歲元旦大雪樅陽屋上俱有大人足跡長可二尺許衆皆異之是秋即罹此變或謂足跡乃降灾之神也石舫家于山龕中藏書萬卷併樓臺亭屋盡成灰燼惜哉

談笑間數百里猝至所謂行于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獻忠得之矣惜乎用之不善

前歲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今歲九月獻忠圍桐城賊雖善于馳突恐吳蜀萬里未必一月便能分

犯蓋陷大盲者疑為羅汝才不然或李自成所殺之
月恐有小訛此曲直暨斷無可疑

楊卓然議撫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賊懼乞撫初十日丙辰監軍
楊卓然往賊議之。
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斬獲。屢報招降。然降者
未經解散。而飢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莫可撲滅

歲飢

七月飢民蠭起。嘯聚大行山。盧賊是年　兩京河南山

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道路梗塞

誌異

庚辰正月十五日丁卯夜東方黑氣瀰空連三夕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無錫實錄云九月之二十三日未申之間密雲不雨淅瀝有聲所雨皆小豆有紺紅黑三種質甚堅民有收之者來春藝之有莖葉而無花實

時張真人經錫舟前一牌云值日功曹聽用天下城

醒覓參邑令龎昌允數請祈雨眞人謝曰此天庭之學非學生敢擅也如學力量止有借水幾尺而已頃之水果暗漲三尺五日復退眞人入崇安寺謁三淸次謁并及關神俱行四叩首禮餘如張睢陽諸神不一揖也

是時比年旱數聚眞人飢予隨內父杭濟之先生讀書于洛社道中靑赤黑諸色蟲長可五寸許緣橫歷畔幾無下足處蟲啖米栽予于杭氏齋中每暇蟲甚張六月二十一日予從先生自洛社歸經

全州巷扉柴開閉破落戶欲取徐氏耳遂村後行
南眺數里烟焰騰升咸云燹石塘孫氏也　情嗷
嗷洶洶廿二廿三兩日暮塘橋貧者相聚數十人
抵有米家傳食而掠焉聲言將及吾鎮于是本鎮
亦集二百人每人酒一碗肉四兩餉之荷戈吶喊
南北繞行未幾前之刧掠者次第被擒笞死無算
鄉村稍得安枕然貧民無生人之樂矣卯辰二秋
蝗旱蔽天俗謂猛將掌蟲屬吾鄉恶演戲以禳之
男婦田間鳴金呵逐裳衣建標子見而歎曰此開

斬木揭竿之象天下其將亂乎及申酉之際鄉兵蜂起卒符其兆然則治亂之間必先有幾夢夢者自不覺耳

正月初六戊午雷電交作大雨三寸。時在大寒俗未立春冬行夏令。倒行逆施其災異之應在是年六月終爲百姓城中搶米。延及各鄉俱搶而究其致搶之因蓋爲自夏至秋。天無滴水米價一兩七錢而大戶又不糶米。激成搶米之變也

六月初三下午有轎一乘在街坊抄化其中有一絕

小師姑身長尺許趺坐于盤中大頭大面大手有一道婆抱在手中見者皆怪異之此怪孽也問其出處云從浙省而來

六月初六至初十五日月下蝗至落落飛過久旱所致也　七月廿五日下午飛蝗蔽天而來自西北往東南吾錫城中屋上俱盈二三寸道途父老俱云目中未見廿九日下午蝗飛三日至八月初二初四兩日蔽天而下十二下午落落飛過晚更甚是年租稅四五分白米二兩一石

六月十七暑甚是日下午飢民燒燬馬世奇房屋一帶亂拳毆碎頭而血污滿體以世奇侵去官糶米銀二百兩故也鄉紳之體從此大失矣十七至二十日鄉城打搶十八各店鋪搶米大戶俱搶十九二十大搶廿一各鄉大搶廿二日知縣羅昌允拏亂民一二十人監虎城中始定廿三日以後無日不解審亂民官打死四五十人而鄉間打死燒死者無算此等異變亦一時之劫數也　七月十五蘇州閶上有富戶施姓者不糶官米百姓各執器械斬門而入殺五

一餘人其家立盡吳下之變如此當時爭平既久連歲旱飢民心蠢蠢思動矣幸江左柔脆無强有力者起于其間爲之倡耳不然幾何而不豫楚也

山東丐婦

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卧一秀士穿舊紬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璫貌極端莊度亦嫻雅見往來者輒伸手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幾五日即相携行乞到此夫亦官裔遊庠人忍飢冒寒染病不

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亦可得數
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失節生甯守
義死況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豈
不獨存奈何從喪廉恥乎或更詰之曰何不以耳上
銀鐺易米答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
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贖一棺殯寺中視夫一弱
彼亦一粥覘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浹旬夫竟斃
既殮得乞貲倩工理亂舉衣襭兜土塚未成而遽暈
倒抉之則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買棺與夫同穴殯

焉耳上鋃璫何在

江左貴人之妻女失節敗閑恬不知耻者覩此掩

面矣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袁愷誣劾。昌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入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上。會上憂用匱。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徼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措

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衆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日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詠中書舍人王陛彥藉其家初國觀以陛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邪則陛彥至執之下獄陛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啟其機

上臨御以來誅經畧袁崇煥庶吉士鄭鄤總督楊一鵬總理熊文燦及兵部尚書陳新甲明掌相薛

國觀與周延儒謚可謂英斷矣。

國觀爲大臣不以正道輔君而以搜籍進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雖富亦應酌量三四萬金而遂加十倍毋乃過乎況恐非所有亦可已矣猶爾追比能無寡恩之議耶。

召周延儒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貲屬太監等

冀乘間得復相。事泄召用主事吳昌時竭力爲多延儒德之。

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殷勤悲泣。謂爾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禍。奕封覺以語延儒。延儒不聽。後如夢言。吁何如至發不出之爲高耶。

是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論朝臣薦訪徵辟稱勝破格。旁求之意。夫召宰相而延儒非其人。論徵辟而奇異不一見。非君負臣。臣負君耳。

幸學

辛巳八月十九日上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徧閱諸儒先神位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司成南居仁三臣諭之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即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宏聖教是歲九月即彙集六子諸書開館編纂至尊崇位號廷臣多有章奏孔尚則云朝廷多故未能一時定議故未即奉行尚則宜聖

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進士

內臣王德化

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

奉命率羣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

習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十一月禁朝臣

私探內閣邇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十

二月勅停內操勅內臣無干外政申戒近臣毋交通

近侍。

上之所嚮下趨尤甚。卒習儀稱總留嚴以請相之職授擋矣。雖欲禁勑廷臣勿違。豈可得乎。

黃道周遣戍

辛巳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

所疑者黨耳黨者是諸臣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先是疏上。屢嚴駁。聲息汹汹而會。莫必其命。黃景昉拉同鄉蔣德璟王家彥。謁謝陞公請之。陞太息曰死矣。遲秋爲幸。聞之失色。鴻閣承韓城壽歐之後。餘威尚震。武陵方以。督輔出柄得同宜督。遂入爲中樞同慽

道周前疏刺骨同年貴縣井研誼瀆如滑縣豆下石矣會周延儒新召至衆喁喁想望風采道周前此禮職屬延儒爲政頗內媿至是諸名流力慫恿之娩爲開釋得免死改永遠戍道周在獄中手寫孝經百餘本流傳爲寶所著易象正書宜于血肉淋漓指節垂斷之時成之二十圖六十四象正天心出月窟自二三尚足外鮮能傳其學者董子篤叢邵子皇極亡之微矣況酬易象聦若前知其以都事里居不免縲絏既就逮送者有蕭蕭易水之咏道周曰無憂但晉室

三千紙者出矣卒驗成趨辰州取道杭之大滌山與
諸生極論朱陸同異過九江病瘧更乳易象正刪定
之自後世誰復定此者冒猶省身世中夜酸棗自巳
巳出得獄辛丙子出得獄繫九死一生以望七八之年
荷戈赴伍命也如何

　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壬寅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棊
死士力戰斬獲頗多總兵王紹禹兵有呼于城上者
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執副使王允昌于城上紹禹

號解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陴數人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入福王及世子懼縋城走士民被殺者數千萬賊焚福王府執副使王允昌已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千萬賑饑民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見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時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劉玉甯死勿屈抱王不去賊殺王并見害王體肥重三百餘觔賊置酒大會以王爲葅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諱

常洵神宗之子世子諱由崧即弘光論城得免弃子
慎慶又破永寧殺萬安王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
禹磔之籍其家兵科張縉彥奏福王身死社稷守國
大義日月爭光葢祭宜厚從之吏科章正宸奏闖賊
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
來葢嗣昌方奏扼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府新安縣人生時有夢
月入懷之祥萬歷壬子癸丑聯捷鄉會初授兖州司
李蓮妖發起兖城坐賴以全魯人肖像祀焉已未以

卓異徵入爲吏部郎天啓甲子告歸究心伊雒性命之學與八寓從吾講從吾每稱爲明道後一人會逆璫搆禍勒令鄉紳助工維祺曰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深銜之因嗾御史詆維祺講學將中以危法適熹廟崩中寢崇禎戊辰言官交薦起尚寶卿改太常正卿陞南京兵部尚書嘗極言鈔法之妙可以足國終不見用論者惜之巳亥賊自汝甯來走鳳陽犯皇陵折而西陷巢廬江一支北出陷潁川維祺遣都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衣南京大震廷議

參告維祺遂以考察奪職家居至是賊陷雒陽被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宏光朝謚忠節

南京鑄錢舊有夾鑄之弊每爐加私銅數十觔官與匠分之維祺謂連鑄則利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特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

二月自成搜掘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

以書辦部特旨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

偵知賊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敗賊首斬之

錢祚徵罵賊 附唐啓泰

錢祚徵字君遠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為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蔚人依山為巢祚徵簡鄉勇銜兵得千餘人佯為賊將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各抵其巢賊方縱飲不為備急擊大破之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脅招之其魁魯加勤等遂降汝人少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

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爲賊擊刺無完膚乃死

時有唐啟泰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啟泰不屈遇害與祚徵皆掖人

李自成陷歸德

三月十六日未刻自成至河南歸德府界砲攻城終夜如雷十七日辰時新城破舊城遂不守賊入將城垣拆毀悉爲平地賊營延亘六十餘里上以白布覆

慕望之如萊使百姓攜百貨入營中此歸德難民所述

牛宋降自成

辛巳四月河南府盧氏縣貢生牛金星何有罪當戍邊李巖薦其有計畧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啟丁卯舉人與廣自年故薦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爲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

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爲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餘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衆矣

羅汝才合自成

七月。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李自成合。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益熾。

傅宗龍爲賊

五月。敕兵部尚書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

月初四日丁丑宗龍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擊李自成敗績保定兵皆遁文岳夜奔項城宗龍兵食盡乃殺騾馬餉軍馬騾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啖之十八日辛巳夜潛勒兵潰圍出諸軍星散賊追獲之執至項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賊所紿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罵賊賊斲其耳鼻死城下賊獲衣中襟被紙箕遂陷項城屠之項城縣屬開封

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

劉國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羿汝才合兵陷葉縣降將劉國能指集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闖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觧所帶小刀亦刎死復陷泌陽

劉國能一門死難實足千古所最奇者八歲小兒自刎史書所未載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惜國家不能早用耳

李自成稱闖王

自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勸諸偽詞，號召群盜，勾引見民，遂爲闖王。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操營。予思古之偽號多矣，未有以闖名者。稱之自高迎祥始。或云闖者，馬出頭貌。馬出頭，是主字在馬上也。取馬上定天下意。然止可爲馬上之主，不能拱坐稱主也。故宋獻策有云：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其意亦見及此矣。葢偽號初設，莫不有數存焉。然迎祥作逆十載，勢既横且久矣，而世終不聞稱高闖王，僅知有李闖王者。前此猶未甚也。及自成破

洛以後而始甚矣人第知闖王爲自成而不知始于迎祥抑第知自成爲闖王而不知始乎卯辰之際也故特著之使世知闖之所自與號闖之非無說也

李自成兵逾百萬

張獻忠糾諸賊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衆逾百萬

賊兵逾百萬勢孔熾矣宗社危如累卵寡時廷臣猶若處堂燕雀何哉

昔人有言人不可以無霸天下之事勢而已矣當獻忠在房竹自成附之及自成復振獻忠又合之強弱甯有定乎

左良玉屠隨頴

十月左良玉兵至隨頴隨頴爲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鄖城自成圍之良玉率兵拒守城陷襄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自成復陷襄城殺撫汪喬年守將李萬慶死

之喬年號茂星延安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
僉都御史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塚得小蛇即
斬以徇誓師進兵將援鄖城抵陝縣時襄城被圍喬
年遣部不敢進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
自成聞之解鄖城之圍來迎戰喬年身中數矢一軍
盡覆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
未死被執見殺三司以除衆盡被屠戮自成深恨諸生
遂劓刖了九十人又購永祺永[illegible]先屠其族人九
家殺守將以降康[illegible]乃降將[illegible]也其功至剝

將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
主祠襄城
喬年發墓斬蛇都任劉骨焚豬可謂一快
自成陷南陽
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陷秦兵數萬乘勝圍南陽
數日而陷總兵猛如虎奮勇出戰殺賊數千旣城破
猶持短刀巷戰至唐府門望北拜曰稱負恩被賊殺
死唐王遇害知府邱懋素罵賊不屈闔室見殺衆將
劉士傑游擊郭彌守備猛先捷俱戰死太監劉元斌

率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仍擁婦女北去縱兵大掠殺
縶汲者論功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婦女
于河及明年十月先斌誅以其縱軍焚刼也
是歲二月自成圍開封督臣丁啟睿率諸將左良玉
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閏
曾分兵東南一敗官軍于南陽復圍豫郾城一戰賊
衆折傷適十一月汪喬年敗十二月自成復圍汴官
軍敗績于水坡賊勢張甚
自成陷河南州縣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浩州許州長葛鄢陵鄢陵知縣劉振之力拙衣冠再拜自刎死賊陷禹州徽王遇害自成屯朱仙鎮時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鄧州知州劉振之死焉

劉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曾祖父及兄俱爲名臣振之弱冠補諸生崇禎庚午舉人出黃道周門三十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選教諭陞鄢陵知縣因言東陽士風日惡不久將變起甫去而難作人服其先見治鄢陵以恤民爲務時流寇充斥軍士過邑

索糧者廹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啼號奔救歛貲以犒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不支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城陥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至索印不與賊縛置雪中三日猶駡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刀乃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額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生平留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自巳未歲書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啟其封則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六

人惟財色二事尋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

參孫徵觀劉公藏句格言真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矣無徵則劉公真其然乎

陳增璉字含素尚那人以賢良辟召不就李巳賊至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克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字九如崇禎甲戌進士爲賊支解工部郎中沈試字君明官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梃擊死

賊至睢州鄉官通政使李夢辰號元駉崇禎戊辰進士自縊死賊皆赴宅羅拜咸歎爲有德仁人

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字天有潁川人崇禎辛未進士率兵援沛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侄敦華同死

張獻忠燬驛道

辛巳正月張獻忠避汝才渡達河而東往新開驛毀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萬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楊嗣昌不聽檄諸軍躡賊急追諸將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過頭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十二月乙丑猛如虎率諸將擊賊于開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

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等皆戰死前軍全覆如虎突戰潰圍而出馬仗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

南北畧編年不編月故猛如虎戰死一事已載于前而此復載之者前以自成及之此以獻忠事及之也他卷做此但自成陷南陽劉士傑戰死而此亦載士傑戰死未知是一是二

張獻忠陷襄陽

初庚辰六月左良玉擒獻忠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會素縱以漁色見獻忠妻悅之。故疎其防及幸已獻忠汲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命知楊嗣昌檄至邀于路。取檄箭二十騎偽為公差二月初五日己酉夜漏四鼓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啟關賊既入卽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鰲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婪其財使人訐其不法獨鰲憤甚越

獄斃賊崇之文移皆出其手。時賊縱火光燭天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初六日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王承曾突圍走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叩首。擢印于案自經推官姜曰廣被執大罵不屈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賊焚襄王府端禮門執襄王翊銘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下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

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私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着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鄖眉家目貲畜于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不及初九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十五巳未陷當陽陝縣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

妻孥心腹俱在獄中獻豈須臾忘之耶況宜城爲襄陽屬邑相距當不甚遠王承曾悅袁陳防張克

偷夜半啟戶抑何愚也

楊嗣昌自經

辛巳二月初二丙子。嗣昌在荊聞變。慚憤自縊于軍
時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盡。廷臣交
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
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斵棺戮戶。然上竟不之罪。當嗣
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扇自旌。大書鹽梅上
將。迨瀘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備粲
子。剿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

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鄖撫袁繼咸入京。繼咸豈朝
貪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
民歌恩之。至是合辭叩闕。謂繼咸亦出嗣昌手書。明已
無罪。尋察其枉。赦之。繼咸號臨侯。江西袁州府宜春
縣人。天啟五年乙丑進士。嗣昌既縊四月甲子。進陝
督丁啟睿兵部尚書。代嗣昌督師剿賊。
嗣昌不能制賊。誠為有罪。然一死亦已矣。律以死
謬哉。乃已甚。宜上之不從也。
張羅屠隨州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門被殺吏民屠戮不遺血流成澮

徐淳字中明嘉興人父以建兵部侍郎淳通象緯數學萬歷戊午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宫不第遂赴選署永嘉縣教諭劉香餘孽出没海上淳多出方畧得安因除重慶推官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尚方劍從事淳立辦會蜀人疾其强直改隨州知州時獻闖二賊方熾隨爲兵衝淳將行謂其子肇森肇梁曰賊㬥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

以衛陵寢吾必死于此矣十三年十月滋陽與州人歃血關廟誓以必死乃構南城懸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年辛巳四月賊陷襄陽雖德安獲諜斬之賊知有備悉衆力攻三走使至鄖告急巡道趙某抵書于地弗顧巡撫發一游擊率兵援逗遛不前鄖署無遺燎不食不解甲五日再戰除廟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滔帥人道陴北城以入淳遣卒標埋印廨後牆下勒馬巷戰矢貫于顋力鬬于頰眼鼻橫斷墮馬

左手掣䈂刀右手握印箱賊鎗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賊獲尋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及之推土石碎顱而死淳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尸斂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着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樑尸卒不可得趨道以阻援自諉欲沒其死事撫判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贈太僕少

鄖陽祠祭。盡廕一子入監。肇禩祔祭隨陽嘉二祠。戊寅二月獻忠破隨州。王燾自縊。至是復陷。徐淳死之。王徐二公後先濟美。誠足並傳千古。亦不幸中之幸也。然徐死尤烈。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夫自寅迄巳不越四載。兩被獻毒。豈天之阨運使然耶

張獻忠陷泌城等處

辛巳六月初六庚戌。賊陷宿松英山。獻忠攻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羣賊襲以入。泌城陷之。七月賊陷

英山于啟睿大破賊于麻城。汝才走合自成。總兵黃得功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陥鄖西。九月獻忠兵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李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至。十月獻忠糾賊會自成。獻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闇其術中而不覺耳。徐以顯嘗教獻忠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禦。退不

可追尋事與虛實一篇相應其猾賊之難制者

山東李廷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所在響應京畿道梗省直餉糧數百萬俱阻于兖州東平吏胥倡亂迎賊以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檄總兵劉澤清破東平賊復其城二月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飢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巳丑督王捐金數萬募兵防盜三月革王國賓職命楊御藩劉澤清會兵勦曹濮

戚五月設徐臨通運四鎮護漕以防東寇及明年壬午正月盜始平

河南袁時中

辛巳正月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蕭聚數千人掠邛知縣擊破之二月二十一日丙寅土寇陷新野二十二日丁卯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是月土賊瓦罐子一斗穀等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五月河南土寇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群盜蟻附總督朱大典擊敗之賊棄牲畜晝

遁丁酉總兵劉夏佐簡驍騎追擊五十里賊大奔尸撐交橫棄仗備仟陌二十萬衆鳥獸散○及十五年入月徐鎭併擊趙崇新與時中講撫于夏邑爲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執蕭縣知縣以去至十六年五月○時中爲官成所殺小袁營遂滅時中起于草野至有衆二十萬三載而亡○

泰安土寇

泰安土寇十餘萬○所至焚掠屠戮嬰稚無遺抄掠至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徐州賊合

之開豐縣

誌異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吳興城聲震如雷時日城愁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

無錫寔錄云立春後積陰二月霪雨如注河渠皆溢二麥捐收及秋復苦旱米價騰貴貧民不能舉火採堇及草以食道饉相望邑令酌議官糴焉然採擇殊甚强而近者一日兩糴以市利弱而遠者不能得其一焉

時嶺州米價尤貴。其地山崗手田。故皆旱。十三年庚辰五兩二錢一石。十四十五兩年五兩一石。至順治八年辛卯米價七兩五錢一石。猶和糠一斗水一斗。實米止八斗耳。每日富室人食米三合。婢女俱流境外。是年上而江北下而蘇杭。飢民相枕于道。六月米價二兩七錢。後至三兩二錢。麥價二兩二錢。油每觔八分。